

理性与信仰

经济学反思札记

王曙光 著

REASON AND
CONVICTION
- NOTES OF
INTROSPECTION
INTO ECONOMICS

 新世界出版社



理性与信仰

经济学反思札记

王曙光 著

新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性与信仰: 经济学反思札记 / 王曙光著.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2. 1
ISBN 7 - 80005 - 703 - 8

I. 理... II. 王... III. 经济学 - 关系 - 伦理学 - 研究
IV. B82 - 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6148 号

理性与信仰——经济学反思札记

作 者: 王曙光
责任编辑: 慧钰
责任印制: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86 - 10 - 68995424(总编室)
86 - 10 - 68994118(发行部)
传 真: 86 - 10 - 68326679
电子邮件: nwpcn@public. bta. net. cn
public@nwp.com.cn
网 址: newworld - press.com
印 刷: 北京龙华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大 32 开
字 数: 200 千
印 张: 8.5
印 数: 1 - 6000 册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80005 - 703 - 8 / F · 023
定 价: 17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王曙光博士赴美进行学术访问之前,告我,他最近有部著作将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并嘱我为这部著作写一篇序。幸好,王曙光博士的这部著作中的基本思想我们曾交流过,而且其中若干重要的更具思想性的篇章在此之前我也曾拜读过,于是,欣然从命。

曙光博士的这部著作取名《理性与信仰——经济学反思札记》。全书分为四篇,集中了作者近些年来关于经济学的思考和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思考。初看起来,篇章之间似乎关联不强,先是作者关于经济学的反思,讨论的是如何看待经济学,如何看待经济学的理性精神和人文关怀,如何看待经济学中的价值判断等一系列经济哲学命题;而后则是透过一组对当代中国较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的思想及著述的评论文章,进一步阐释作者对经济学的理解,尤其是阐释经济学赋予经济学家的应有的道德精神;接着作者用经济学的语言,讲述了一段金融自由化进程中的政府与市场的故事,实际上是作者关于经济学价值倾向的流露;最后,作者以自己的经济哲学观系统地审视了发生在我们周围的制度变迁现象,所涉及内容相当广泛,使作者对经济学的理解和所倾向的经济哲学观得到了较充分的透视。

细看起来,在这部初看似乎内容松散的著作中存在一条十分清晰的内在线索,即作者要集中讨论经济学的禀赋和哲学观。讨论这类命题,原本是相当艰难的,这种艰难来自命题的凝重,作者在这里不仅进行了大胆尝试,而且做出了富有价值和意义的处理。或许是我们所处时代的急剧而又生动的变化,赋予作者以特殊的感受,或许是作者长期而又独特的思考,使之终有所获,这一凝重的命题在这部著作中得到了轻灵的解释,的确令人深省并不

能不给予尊重。

经济学是关于利益关系的讨论,但却是对人的社会利益关系的讨论,因此,经济学家不能没有人文关怀,不能没有必要的社会责任感。思想史上但凡著名的经济学家,都有自己执着的经济哲学观和对道德情操的特别强调,这不仅构成他们的学术内容不可或缺的部分,更表明经济学家本身作为人所具有的历史社会性格。无论你赞同与否,保有这种性格是极为可爱而又珍贵的,这本身要经受住各种诱惑的侵蚀和各种莫名但却巨大的压力。我想这种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可能也是中国经济学者最需要的。当然,这也需要社会条件的支持和历史对经济学家的宽容。

经济学包括精确的数理分析和严密的实证研究,因为毕竟经济学首先是一种经验的科学。但真正的困难可能还在于经济学的社会、历史分析,这其中的复杂性是模型支持不住的,这才是经济学的真正挑战和对经济学家智慧的考验,因为本质上,经济学是历史的科学。

经济学的使命是经世济民,因而一切关于经济学的先进性、经济思想的权威性的标准,均应从其是否真正能解决一定社会经世济民的难题出发,其它一切教条(包括来自传统的教条和来自当代西方的教条),均不能也不应该成为判断标准,因为经济学毕竟是实践的科学。

在王曙光博士《理性与信仰——经济学反思札记》付梓之前,写下以上,为序。

刘伟

2001年11月20日

理性与信仰：经济学的双重维度

——《理性与信仰》自序

在所有的人文社会学科中,没有一个领域象经济学那样,在两个世纪的演进过程中,经历过那么多具有历史意义的骚动与革命,并对人类思想形态产生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尽管我们不能夸大经济思想对于社会制度变迁和精神世界的普遍作用,但是历史上那些卓越的经济学家们,还是以其精湛的洞察和富于说服力的论述对公众实施了或明或暗的影响。正如凯恩斯(J. M. Keynes)所说的:“从实际事务的人相信他们自己完全能够免受任何智者的影响,但他们却往往是某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当政的狂人自以为凭空可获得政见,然而他们的狂想却往往是从数年前某些经济学者的思想中汲取而来。”经济学令世人惊叹的尚不止是其广泛的渗透力与深远的影响力,还有其自身涌现出来的活力,而这些活力的源泉,是经济学内部的健全而持续的批判传统。正是这种清醒的(尽管有时是激烈的甚至是刻薄的)批判意识,不仅表达了经济学自身的困惑,而更重要的是,它给予经济学者集体反思的勇气,而经济思想史上每一次严峻的反思,都开启了经济学内涵和范式上的革命。

但是与之相关的消极趋势似乎也在滋长着,并引起了学术界深沉的忧虑。与经济学的渗透力日益扩张这一事实相应的是,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学分析范式的自信正在演变成哈耶克(F. Hayek)所警戒的“致命的自负”,这种心态,阻碍了经济学以沉静谦逊的姿态借鉴与汲取来自其他学科的思想菁华。而实际上,经济学可以从法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和伦理学那里领受的思想滋养远比它给予这些学科的为多。经济学对于笛卡尔(R. Descartes)“工

具理性”的尊崇已经使得经济学家发展出一种精致而繁琐的数学语言,这种被许多经济学家指摘过的“数学形式主义”(W. Leontief, 1983),在给予经济学思想以普遍性和统一性的同时,也抽象掉了经济学所必须关注的历史与制度这些重要的路径依赖要素,抽象掉了经济学思想背后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因而也同时消解掉了古典经济学中始终坚守和洋溢的人文关怀的精神立场。尽管我们不能否认,现代经济分析中数学语言的运用,是经济学中一场重大的“修辞学革命”,它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联结全世界经济学家的一种共同话语标准,这似乎是任何科学成长的必经之路;但是我们同时也不应该放纵这种趋势的不适宜的泛滥。这种泛滥的后果,是经济学思想的日益浅薄化和形式化,数学语言在赋予经济学思想以某种“科学外表”的同时,抽象掉了经济学重要的“知识社会学”特征,即经济学实际包含着比数学符号和数理推算远为丰富和有意义的历史、制度、文化内涵,而这些特征是不可以经由数理形式而简化和通约的。因此,当经济学逐步巩固其数理形式并在这种趋势上过度发展的时候,古典时代的理性精神就逐步蜕化为一种机械的工具理性,这种趋势阻碍了经济思想自身的开展,也阻碍了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科际沟通以及与公众的交流。现代经济学在整个人文社会学科领域中变得越来越“孤独”了,它不但不是凯恩斯所说的“经济学的艺术”,而且以其晦涩枯燥和干瘪的经济学形式而使自己逐渐淡出思想界和大众视野。

而经济学既然是一门“使人幸福的科学”(萧伯纳),那么它就应该为思想界贡献有价值的思想,应该把视角重新投向“人”,从而再次关注苏格拉底所提出的“人应该怎样活着”这样的根本问题(Socrates Question)。因此在我看来,现代经济学的根本缺陷,是其人文精神传统的丧失,这就导致经济学尽管在数理分析技巧上取得重大进展,但是由于对“人的意义”这一重大问题的忽视,由于对历史、制度、文化等要素的忽视,最终仍然不能回答和超越古典作家所提出的经济学命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学不单是

理性的产物,它还应该是信仰的产物;它不单是逻辑推理和数理建模,它还应该是人类信仰和良知的载体;它不仅应该在智力的层面上拓展经济学的内涵,还应该在人类的终极关怀的意义上找到经济学存在的真正价值。我很赞赏盛洪先生对于经济学精神的诠释方式:“在最高境界中,经济学不是一堆结论,不是一组数学公式,也不是一种逻辑,甚至不是一种分析方法,而是一种信仰,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也就是说,经济学应该具有理性和信仰的双重维度,应该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和谐统一。

在这本并不厚重的经济学文集中,我试图从我对经济思想的理解出发,探讨我所感兴趣的经济学命题,在这里,对于现实经济运行与制度演进的关注,与对于人文历史和道德哲学的关注被置于同样的位置,这种学术取向,可以通过我所评论的经济学家类型上得到某些暗示。而对于经济学方法论的探讨,则源于我在福柯(M. Foucault)的“知识考古学”意义上对经济学许多基本问题的好奇心,这些问题,涉及到经济学的知识论诠释和学科性质,涉及到经济学的经验验证与范式的危机,涉及到经济学中价值判断以及与伦理学的关系,涉及到经济学中的人文传统与理性精神,也涉及到经济学中假定的现实性等方法论问题,我希望这些研究可以澄清我头脑中对于经济学的许多模糊的不确定的观念。而在那些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论文中,我尝试着实践这些经过思考获得的经济理念,而以一种人文关怀的精神,从制度变迁和历史演进的角度审视中国当下的经济发展和体制转型,是其中一以贯之的主题。

美国思想家爱默生在《论美国的学者》这篇著名的随笔中,说:“时代仿佛传染了哈姆雷特的忧郁,‘思想上的黯淡使她憔悴’”,而当下的经济学界,似乎也正面临着这样的醉心于形式主义而“思想上黯淡”的时光,面对爱默生所提出的“学者应该是思想着的人”的境界,经济学者仍有集体反思的必要。我在《经济学反思札记》中,叙述了我对经济学未来的一点感想,权作为这篇小序的结尾:“经

济学发展到今天,有必要以恢弘的历史眼光和广阔的学术视野,来重新审视和观照经济学研究中的趋势,反省我们所走过的道路。经济学在很多领域内,应该屏弃学科偏见,以平和和包容的心态,接纳和汲取来自政治学、法学、哲学、社会学、史学等人文社会学科的思想资源,与其他学科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和有意义的整合与互动,使得经济学真正成为思想的经济学,真正为思想界贡献有价值的知识”。回归古典作家所秉持的人文精神,重新关注人,从而将理性主义与人文关怀加以融合,是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

王曙光

2001年6月14日



王曙光，笔名舒旷，1971年生于山东莱州，1990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金融专业，1995年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98年获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1999年攻读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系讲师，北京市海淀区青联委员。出版经济学专著和译著多种，在《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等学术期刊上发表经济学论文多篇，并出版随笔集《燕园拾尘》。

BF1780/1

目 录

序	1
自序 理性与信仰：经济学的双重维度	3
一. 经济学反思札记	
1. 知识论背景下的经济学	1
2. “纯粹经济学”的幻象：经济学是“科学”吗？	6
3. 经济学的神话：经验验证和范式危机	11
4. 经济学中的价值判断和伦理考虑	17
5. 经济学的理性精神和人文关怀：回归古典	23
6. 假定与现实：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关于弗里德曼方法论的争论	29
7. 主流与边缘：“另类经济学”的价值	36
二. 经济思想评论	
1. 经济非均衡、市场主体和转型发展 ——厉以宁经济思想述评	43
2. 现实关怀、道德忧患与民族复兴 ——茅于軾经济思想述评	74
（附录：一个经经济学家的道德关怀）	85
3. 经济学的道德中性与经济学家的道德关怀 ——斯密《道德情操论》读书随笔三则	88
4. 经济学的反思与经济学家的良知 ——读张曙光《经济学随笔》的札记	102
5. 制度变迁期的伦理困境和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 ——关于《新伦理学》的读书札记	110
6. 东亚企业精神的儒家资源及其现代性转化	

——韦伯理论的经验考察：以日本为核心 121

三. 金融自由化：政府和市场的故事

1.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 151
2. 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东亚式体制的根源 154
3.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对东亚式体制的尝试性评价 ... 157
4. 金融约束和金融抑制：政府干预的界限 160
5. 寻租：传统金融体制的痼疾 163
6. 金融监管：权威主义和道德风险 166
7. 金融自由化中的政府空间：东亚的得失 170

四. 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经济随笔

1. 西北考察札记之一
把政府当作政府,把企业当作企业
——国有企业制度变迁中的激励与约束 176
2. 西北考察札记之二
为西部号脉：西部到底缺什么？
——论西部开发的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 183
3. 奇迹建构与神话解构
——以转型期中国的眼光看日本经济的兴衰 190
4. 论经济增长方式与制度变迁 205
5. 创业投资、制度安排与政府行为 214
6. 企业家精神的背后靠什么？ 223
7. 新经济时代的人力资源、制度创新和政府行为 228
8. 汇率调整与紧缩经济下的有效宏观政策组合 232
9. 制度·经济·经济学使命 240
10. 论中国改革的渐进主义与市场经济取向 244
11. 欧元：欧洲“大同世界”的阴影 253

后记 “沉闷的科学”和“快乐的知识” 257

知识论背景下的经济学

尽管经济学作为一个术语早在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的文献中就已经出现,但是直到在现代经济学的始祖亚当·斯密写作《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的时代(1776年),经济学尚未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还包裹在更为宽泛的道德哲学的范畴里面〔1〕;也就是说,即使在西方大学教育体制和研究体制非常成熟的年代,经济学长久以来并没有挣脱与其他学科的血肉关联而自立门户。但是,200年来经济学已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为完善和成熟的学科之一:说它完善,是因为经济学的研究所指向的对象,已经几乎涉及了人类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所有的微观和宏观的层面;说它成熟,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经济学已经发展出一整套的分析框架与工具,并正在向着更为精密与恢弘的体系演进。对于前一种成就,经济学界的人士会以一种骄傲的姿态参加到与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的科际对话中,可是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却每每以“经济学帝国主义”或者“经济学霸权主义”相讥讽。对于后一种成就,经济学的某些研究者往往对经济学是一门精密的科学深信不疑,而他们的志愿,是将经济学发展成为完全用数学来表达的、几乎可以与物理学相比肩的一门科学。从知识论的角度来观照经济学,有助于为经济学找到它在人类知识谱系中

〔1〕按照当时苏格兰大学的学科分类法,当时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讲授的“道德哲学”课程,包含了社会科学的许多门学科,包括神学、伦理学、法学和政治学四部分,而政治学这一部分,又包含当时的所称的政治经济学。参见:(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译者序言,商务印书馆,1998年。

的确切位置,有利于确立经济学的真正的学科性质,并在某种程度上矫正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认识偏差。

我们目前所熟悉的经济学架构,是西方经济学家所发展出来的,带有浓厚西方知识生产制度色彩的一种知识架构。在西方的大学教育制度逐渐向世界的其他地方扩展渗透的同时,所有学科的研究与教育都深深打上了这种制度的烙印。这种烙印的表现就是,各个学科逐渐地相互分离,他们之间的科际界区日益明晰,学术研究在逐渐深入和精密化的同时,学者的视野却越来越局限和束缚于一个单一、逼仄和孤独的领域中,各种学科之间的对话正在逐渐演化为各个学科之间相互的隔膜与冷漠以至于对立。这种知识生产的制度与西方的工业生产的制度有惊人的相似:工业被划分为越来越细密的产业网络,人们之间表面上在细密分工的压力下加深了相互依赖的程度,但是也同时加深了彼此在知识上的隔膜与仇视,每个产业中的细胞(如厂商和技师)可能终其一生都只是谙熟知识领域中极其渺小的一个部分,这是现代工业分工的奇迹,也是分工的悲剧。就知识生产的现代体系而言,这种在工业分工生产的思想引导下的专业分工,它给学术研究造成的影响似乎更深,也更加不容易被人们所觉察。就是在经济学一个学科之内,分工所造成的学者之间的话语隔膜与范式冲突就已经足够令人瞠目,这种专业化的知识生产制度使得经济学日益成为一种孤独的学科,成为象牙塔中的自我欣赏。经济学家们已经从整体上淡出了思想家的视野,而成为被一种貌似科学的烦琐方法(尽管其结论可能极其简单肤浅)所捆绑、被自己画地为牢式的学术信仰所囚禁、从而丧失复杂与多元思想能力的经济学“技师”。我们确实看到,经济学家中的思想家越来越罕见了,当其他学科在不断以精深的思想探索本学科的多元的学术维度的时候,经济学家却从整体

上(主流上)偏好于分析技巧上的繁复精巧,这从经济学界的最高荣誉诺贝尔奖所钟情的经济学家类型以及最权威的经济学期刊所钟情的论文类型可以明确感受到这种不良的趋势。而那些有着独特思想和深刻理念的经济学家,在与主流经济学进行的显得有些悲壮的抗争中,确实会强烈感受到它的强大而专制的力量。

我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一次讨论会中,听到德国的一位经济学者所作的一个报告,题目是《经济学的经济学》(Economics of Economics)。这个题目与我所思考的问题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经济学知识的生产,我们会惊奇地发现,我们所描述的现代经济学的独特发展趋势和特征似乎可以找到答案。经济学家们所习惯的独特的话语系统中,包含着一般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所陌生的貌似高深的数学语言以及许多由经济学家所创造出来的晦涩的术语系统,这些话语系统构成一种“市场准入”障碍,加大了其他学科进入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甚至也加大了经济学的不同分支之间相互沟通的成本。尽管这些话语系统所表述的思想也许非常浅显和普通,但是形式上的包装所造成的“市场准入”成本,使得经济学成为一种难以接近的似乎深不可测的学问。这种思想深度与学科范式的悖论,是导致经济学充满信息不充分(incomplete information)的主要根源,因而也就极易导致经济学研究中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所谓经济学研究中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就是在一个学者进入经济学主流的群体后,会有一种来自这个学术群体内部的压力和他自身想维持现有位置的动力,这两种力量使得他会有一种激励去努力生产不具备思想深度和学术价值,但是却充满隐晦的术语体系和貌似高深的数学语言的经济学知识。而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指的是,在进入经济学的主流群体之前,越是缺乏独特与深刻思想的经济学者,就

会越是有动力以各种形式上的包装寻求经济学主流的认可与接纳。这些人中有四流的数学专业的经济学研究者,也有带有理科和工程学背景的研究者,对于他们来说,迅速熟悉并运用主流经济学的刊物上所充斥的各种并不高明的数学语言和术语系统并不是困难的事,他们甚至会努力凭借学科背景创造出更具“市场准入”门槛效力的数学表达和术语系统。这些故事,对于经济学家的圈子而言,都是彼此心知肚明但不便明言的事实。那种经过华丽包装的经济学在某种意义上就象“皇帝的新衣”,人人都明白其中的奥妙,却少有人出来说出真相,因为担忧会被别人认为是“看不见世界上最漂亮的衣料的傻瓜。”于是“皇帝”可以照旧昂然地走下去,这对经济学而言,如果不是一场灾难,也至少是一种难以在短时期内弥补的损失。在一本介绍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著作中,有一幅非常幽默的插图,作者是12岁零3个月的史蒂文·塔克,画的是一个小男孩向一位正在阅读《经济学家》杂志的人介绍他的“博士论文”:

“我的博士论文是创造新综合的开拓性尝试。我的方法是:建立一个具有奥地利渊源的新古典交叠世代均衡经济周期模型,这个模型同时又包含了凯恩斯主义的价格刚性、中性特征、非自愿失业、局外人权力、递减的规模报酬、非理性预期,以及在原教旨主义不确定性世界中运行的最大化的当事人,又不断受到内生的技术冲击的打击。如果该模型产生了新马克思主义的预言我就一带而过。”〔1〕

近代以来,经济学逐渐拓展着自己的疆域,成为人文社会学科中的显学。但是经济学发展到今天,有必要以恢弘的历史眼光和

〔1〕(英)布莱恩·斯诺登,霍华德·文,彼得·温纳齐克:《现代宏观经济学指南—各思想流派比较研究引论》,商务印书馆,1998。

广阔的学术视野,来重新审视和观照经济学研究中的趋势,反省我们所走过的道路。经济学在很多领域内,应该屏弃学科偏见,以平和和包容的心态,接纳和汲取来自政治学、法学、哲学、社会学、史学等人文社会学科的思想资源,与其他学科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和有意义的整合与互动,使得经济学真正成为思想的经济学,真正为思想界贡献有价值的知识。

2001年4月6日